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王之翰子大參閱

李我存集

疏

李之藻

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

茲者恭逢 皇上聖壽五十有一 蓋合天地大衍周
而復始之數 御曆紀元 命曰萬曆 則億萬年無算之

壽考與億萬年不刊之曆法、又若有機會之適逢、事非偶然、而其紹明修定之業、當有托始於今日者、邇年臺監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夫不能時夜、不夙則莫、詩人刺焉、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典之所首載、以國家第一大事、而乘訛襲舛、不蒙改正、臣愚以爲此殆非小失矣、天道雖遠、運度有常、從來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順逆、歲差有多寡、前古不知、藉後人漸次推測、法乃綦備、惟是朝哉徵求、士乏講究、間有草

澤遺逸、通經知算之士、留心曆理者、又皆獨學寡助、獨智師心、管窺有限、屢改爽終、未有能確然破千古之謬、而垂萬禩之準者、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廸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曆數、有我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

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
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
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
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
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
各自爲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
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
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
之天。六曰只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

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

卷之一
地此古今未發之

非此不確十日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

秘也

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

者食分乃審十一日月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

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

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

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日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

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

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

漸少十三日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

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
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
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
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
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
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爲禁五千
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
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
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

西洋卽以此等學

中國制科

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况見在臺監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跡斷。晷堂方案。尚不知爲何物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同事而較也。萬曆三十九年。曾經禮部具題。要將平素究心曆理如某人某人等。開局繙譯。用備大典。未奉明旨。雖諸臣平日相與討論。或窺梗槩。但問奇之志。雖勤。摘槩之功有限。當此曆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矧其獻琛求賓。近集輦轂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後抱遺青之歎哉。洪

武十五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命儒臣吳伯宗等
譯回回曆經緯度天文書副在靈臺以廣聖世同文
之化以佐臺監參伍之資傳之史冊實爲美事今諸
陪臣真修實學所傳書籍又非回回曆等書可比其
書非特曆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
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
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岳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
小高下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
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

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誌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脉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皆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爲制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裨世用，深惟學問無窮。聖化無外，歲月易邁，人

壽有涯，况此海外絕域之人，浮槎遠來，勞苦跋涉，其精神尤易消磨。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選方書籍，按其義理，與吾中國聖賢可互相發明，但其言語文字絕不相同，非此數人，誰與傳譯。失今不圖，政恐日後無人能解，可惜有用之書不免置之無用。伏惟皇上久道在宥，禮備樂和，儒彥盈廷，不乏載筆供事之臣，不以此時繙繹來書以廣文教。今日何以昭萬國車書會同之盛，將來何以顯

曆數與天無極之業哉、如蒙俯從末議、勅下禮部
亟開館局、徵召原題明經通算之臣、如某人等、首將
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進呈
御覽、責令疇人子弟習學、依法測驗、如果與天相合、
即可垂久行用、不必更端治曆、以滋煩費、或與舊法
各有所長、亦宜責成諸臣、細心斟酌、務使各盡所長、
以成一代不刊靈憲、毋使仍前差謬、貽譏後世、事完
之日、仍將其餘各書、但係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其
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

制勝務須西鏡敬述購辦始末疏

此疏詳西砲來歷存之 備考

臣思火器一節固有不費帑金不侵官守深於戰守有裨而可以一騎立致如香山舉夷商所傳西洋火鏡者臣向已經營有緒茲謹循職言之臣惟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恃以得志於四夷者也顧自奴倡亂三年以來傾我武庫甲仗輦載而東以百萬計其最稱猛烈如神威飛電大將軍等器亦以萬計然而付托匪人將不知兵未聞用一器以擊賊而昨者河東駢陷一切為賊奄有賊轉驅我之人用我之砲佐其

強弓鐵馬，愈以逆我顏行，我師否臧，扶傷左次，堂堂天朝，挫於小醜，除兇雪恥，計且安施，今自廣寧山海至於京畿，步步須防，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堅致遠，什倍於前者，未必能爲決勝之計，則夫西鏡流傳，正濟今日之亟用，以助宣神武，鞏固金甌，機豈偶然，不可以坐失者矣，臣聞往歲京營亦曾倣造此鏡，然而規製則是，質料則非，煉鑄點放，未嘗盡得其術，臣今所言，另有來歷，昔在萬曆年間，西洋陪臣利瑪竇歸化獻琛，神宗皇帝畱館京邸，縉紳多與之

遊。臣嘗詢以彼國武備，通無養兵之費，名城大都最
要害處，只列大銃數門，放銃數人守銃數百人而止。
其銃大者長一丈，圍三四尺，口徑三寸。中容火藥數
升。雜用碎鐵碎鉛，外加精鐵大彈，亦徑三寸，重三四
斤。彈制奇巧絕倫。圓形中剖，聯以百煉鋼條。其長尺
餘。火發彈飛，鋼條挺直橫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內，折
巨木，透堅城，攻無不摧。其餘鉛鏃之力，可暨五六十
里。其製銃或銅或鐵，煅煉有法。每銃約重三五千斤。
其施放有車有地，平盤有小輪，有照輪，所攻打或近

或遠刻定里數。低昂伸縮。悉有一定規式。其放銃之人。明理識算。兼諸技巧。所給祿秩甚優。不以廝養健兒畜之。似茲火器。真所謂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於天下之神物也。臣嘗見其携來書籍。有此圖樣。當時以非素業。未暇講譯。不意瑪竇溘先朝露。書遂不傳。臣與道義相契。躬爲殯殮。禮官奏賜塋卹。風聞在粵夷商。遙荷天恩。一向皆有感激圖報之念。亦且識臣姓名。但以朝廷之命臨之。俱可招徠撫輯。而用也。昨臣在原籍時。少詹事徐光啓奉勅練軍。

欲以此鏡在營教演，移書托臣轉覓。臣與原任副使楊廷筠合議捐貲，遣臣門人張燾聞關往購。夷商聞諭感悅，捐助多金，買得大鐵鏡四門，議推善藝頭目四人與僉伴通事六人，一同詣廣。此去年拾月間事也。時臣復命回京，欲請勘合應付，催促前來，旋值光啓謝事，慮恐鏡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萬一反爲夷虜所得，攻城衝陣，將何低當。是使一腔報國忠心，反啓百年無窮殺運。因停至今，諸人回輿，臣與光啓廷筠慚夷商報效之志，今潘遼

暫失、畿輔驚疑、光啓奉 旨召回、摩厲以須、而臣
之不才、又適承乏軍需之事、近聞張燾自措資費、將
銳運至江西廣信地方、程途漸近、尤易馳取、兵部馬
上差官、不過月餘可得、但此秘密神銳、雖得其器、苟
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術不盡、差之毫釐、失
之千里、總亦無大裨益、又其人生長廣海、萬里遠來、
抑或沿途水土不服、存亡難料、必須每色備致數人、
以防意外、乏絕之虞、相應行文彼中制按、仍將前者
善藝夷日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多益善、合用餉餼

原議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銀一百兩、日用衣糧銀一百三十、六兩、餘人每名每年銀四十兩、緣此善藝夷目等衆、舉商倚藉爲命、資給素豐、不施厚糈、無以勸之使來、臣等共竭私家之力、不過如斯、忠義相勉、此曹亦無賒望、若論朝廷購募、當此喫緊用人之際、不妨更從優厚、用示鼓舞、庶肯悉心傳授、如謂廩費太重、則今各處所養無能之將、無用之兵、歲糜若干、寧堪查覈、此當計實效之有無、不當算錢糧之多寡者也、至於試有實效、一鏡之用、真抵精銳數千、防護此

鏡又當如護連城。勿俾奸細竊窺。致有疎失。必須再
練。羅虎萬人。配以精甲利兵。翼以剛車壯馬。統以智
勇良將。方可畀以此鏡。成師而出。鼓行而東。恢疆犁
穴。計自無難。因而依法廣鑄。傳術九邊。每邊各有數
門。幕南應無虜跡。漸可汰兵省餉。休養元元。利益不
小。至於鑄造之妙。耐久不炸。鐵不如銅。但其所費不
貲。有非今日財力所能辦者。仍當就彼番舶多方購
求。地方諸臣。慮無不氣厲吞胡。忠先憂國。是區區
者而不能致。則亦臣愚之所未信矣。臣又惟致鏡尚

易募人寶難。道里固遠近懸殊。警報則歲月難待。憶昔瑪寶伴侶尚有陽瑪諾畢方濟等。若而人原非坐名奉旨遣還人數。其勢不能自歸。大抵流寓中土。其人若在其書必存。亦可按圖揣摩。豫資講肄。是應出示招徠。抑以隗致在。緜夷商招示。國家廣大茹涵之意。令毋疑阻。愈堅效順之忱者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聖明俯允。勅下兵部覆議。停妥。馬上差人填給勘合一面。前往廣信府。查將原寄大鏡四門。督同張燾陸路押解來京。一面前往廣東。賚文制按。

衙門轉行道府招諭前項善能製造點放夷目諸人
仍前赴京報效及將陽瑪諾等一面出示招徠以廣
羣策伏惟 聖慈俯垂裁擇

謹循職掌議處城守軍需以固根本疏

此篇論守城器具似爲詳實可引

頃緣河東失陷畿輔震驚 都城守禦合用器械鏡

砲火藥奉 旨嚴限責成臣最菲劣蒙 恩拔擢卿

寺監理軍需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始奉部劄至五月

初二日始領禮部所鑄 欽給關防則臣之受事實

在奉 旨再旬之後也臣惟事關軍旅呼吸安危部

堂具疏之時、臣卽豫會坐門、勲戚九卿臺省司馬之屬、於前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徧閱城樓、見貯甲仗、缺者議補、損者議修、蓋臣固不敢以嬰城爲下策、而致弛扉戶之防、亦不敢謂坐井之足窺、而不師羣策之益、或者議集於盈庭、而臣奉令承教、亦可幸無罪也、乃諸臣言人人殊、有謂每堞宜設懸簾捍矢石者、有謂宜用挨牌堞口遮護者、有謂宜用折角鏡砲望下衝打者、有謂堞口各懸滾木與灰甌、炸炮並擊者、有謂宜多備草束加硝黃、擲焚攻具者、有謂宜

辨木女墻以備意外崩缺之虞者。有謂宜逐段樹柵以斷守軍驚潰之路者。有謂宜於兩臺相望處高結戰柵。擊駕城外射打近城賊徒者。有謂宜立高大旗竿上紮巢者。有謂宜設陷馬滾輪暗置品坑者。此皆各抒忠蓋以衛社稷。第令錢糧饒裕不妨並蓄。兼收調度得人。疇非禦侮石畫。第其間用有緩急。故持議人有異同。酌以時宜。參之事力。又當先其急者。同者約畧而論防禦之器。大率長兵短兵二等。長兵禦賊於數百步外。鏡砲爲先。輔以毒弩勁弓。俾不得逼。

近城濠。此最穩着。萬一逆賊有以禦我。昇其攻具。募濠薄城。此時短兵相接。鋼斧長刀。鈎鑷虎叉。其必用者矣。炸炮灰瓶。滾木礮石。諸機巧亦所協用者矣。第其中有當計門而設者。滾木架懸擲蟻附。撞車架橫擊機梯。以至懸閘之繩板。箭樓之鏡砲。城樓將臺之號旗。濠橋外埋伏之釘板。蒺藜。此類皆須豫置各門。看警移用。有當計舖而設者。金一鼓。一柳一。以傳暗號。大水桶一二。以備撲救。以解煩渴。有輪火爐一。以備燒燬。又設大鐵佛郎機四位。虎蹲連珠湧珠百子。

等砲四位。火箭火藥鉛彈稱是。此類皆宜隨舖措辦。以聽臨期移置馬面。三面衝打者也。有當計塚口而設者。每塚一軍。每軍一鏡。似已敷用。然而裝藥接放。多多益善。惟是鏡不多得。今議火鏡毒弩相間而用。每十塚以五鏡五弩當先。次各有副。俾其鏡一放一裝。其弩一發一張。是十塚口。凡用十鏡十弩也。鏡則不拘鳥嘴夾靶三眼快鎗等器。但據今所見有者。隨便分派。火藥鉛彈。尤當多備。毒弩毒藥亦如之。短兵則每五塚設軍器。一塚上插大斧大刀鈎鎌。虎叉各

二把。五礫五軍。今贏其三。或以備一時之乏也。又長柄。料水斗一。便挹注也。燈竿一枝。燈籠二個。黑油罩全。備夜照也。以上按礫而設。皆不可少。此臣會同諸臣酌議分派之大畧也。而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盔甲廠一處。不惟遠地難於取用。抑且積聚或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窰外築墻垣。每庫細藥萬斤。再搬貯粗藥萬斤。總計都城九門。重城七門。合備粗細火藥三十二萬斤。此外應備滾木架六十四座。撞車架三十二座。釘板三

百二十扇。生鐵炸炮四千八百箇。鐵蒺藜六萬四千箇。灰瓶一萬六千箇。都重城樓角樓箭窠。通共一千五百六十眼。上一層用佛郎機。餘用鳥嘴夾靶三眼快鎗等器。內外城舖舍共二百九十六處。城堞二萬七百七十七口。共備大佛郎機一千六百零八架。鳥嘴等鏡夾靶等鎗共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三件。虎蹲等砲一千一百八十四位。火箭五十九萬二千枝。毒弩照堞口之數。箭百枝。火爐金鼓木梆。照舖舍之數。水桶倍之。刀斧鈎鎌虎叉各八千三百一十二把。

軍器架欒水斗燈竿各四千一百六十五柄燈籠燈
罩又倍之其他懸簾戰棚諸類應是臨時酌用若至
堅壁清野之時近城高樹附城房屋勢所不爾皆我
滾木棚壘之資此時庫藏非饒未須豫設其旗號盛
甲弓箭長鎗腰刀防牌則萬曆四十七年新所修造
者堪用尚多但彼時競談節省所備僅半今須每門
各增盛甲三百副共增四千八百副僅足以供門軍
披執之用至於城軍原未議及臣茲豫計城軍器械
其數若此然而臨機損益變化若神自有總督重臣

主之、非臣之愚所能豫定於今日者也、臣又往諮協
 理僉院、則謂刀斧甲冑諸器、京營俱有、須修不須製、
 而惓惓欲臣先造戰車六百七十輛、以供教肄、此為
 水衡惜無措之費、為臣惜有限之力、與有限之光陰、
 先於其急、第使車營嚴陣於郊、而城下之戰可紓也、
徒使奔逸無益守禦
 老臣計慮深確、臣甚服焉、以理論之、祖制設有城
 守營軍、有一垛即有一軍、有一軍即有一器、居恒持
 以操練、有事挾以登陴、誠不須更為造辦、然而承平
 習玩、即如近議修補甲仗一節、文移往來、已非一日、

作文完又提守城不宜于城外立營

而倏議厥修、倏議營修、迄無歸着、倘更臨期有缺、臣
愚將毋執其咎乎、合無容臣查將兵仗局戊字庫盈
甲王恭二廠見貯前項軍器有堪用者、且抵前數、堪
修者照數抵足、運發各門收貯、以備城守之用、其餘
陸續整理、會同驗收存貯兩廠、以備邊鎮取討之需、
其無見貯如滾木架撞車架之類、必須作速分造、事
不宜遲、又非一手一足所辦、臣愚以爲凡屬木製架
座板扇、應借營繕司。凡屬水桶水斗、應借都水司。而
至於銅鐵火藥器仗之屬、則虞衡司盈甲兩廠原自

專官蒞事。又不待言。諸皆擇委賢能。庶幾衆擎易舉。內除戎政府舊造大斧一萬五千把。原以豫備城守。不須另造。及有柶木柄三萬根。議加鐵刃。今就用爲刀。又鈎鑣之柄。其餘在營舊敝甲仗等物。雖未交厥。據咨已有成數。就彼核實。速估修理。足以供其操演。似此分派各項軍需。俱有要領。繆綢根本。將或無誤。獨有一瓢十昇。推委棄置。而又浮慕節省之名。不究實際之用。費銀一兩。實用不及五錢。器則以節省而恣其苦窳。官又以節省而頗礙苛求。衙蠹需索。實繁

有徒積棍所以革積之下雜任事也營窠法不可試稍一清釐謗帖盈路是以

大家苟挨歲月以致武備之日壞而今何時哉臣願自今軍需修造悉遵舊估免其什一扣除有獻新巧車制鏡制堪以施用者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而不以卒與敵乎至於作奸冒破法在必懲更須申飭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不貫即斬弓人射貫即斬函人今六曹分秩笞杖不得擅擬極大奸猾叅送之後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

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卽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之時。三復查驗。倘有作弊不堪。有司扑造。堪者必鑄官匠姓名。送營之後。試驗不堪。坐名鞭貫。臨敵誤事。必斬以徇。治軍器參用軍法理。或宐然則亦庶知儆乎。然臣所虞仍不止此。京營行伍耗蠹。振作實難。率倩市游。昨甲今乙。操演已同戲劇。見敵委而去之。積械如山。未免徒以資寇。則遼東之近事可鑒。而臣心滋戚已。所願與在事諸臣。共肩勞怨。以補救於萬分之一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相 熊伯祥叅閱

李我存集

議

李之藻

鑄錢議

自古支告懸罄、而鑄錢議起、錢之利弘矣、不增賦、不
剝商、人主者手陰陽之治、而官天地之鑪、朝下令以

鑄而夕用富焉。第令多鑄而可必其行則一冶之鑄，真可當數州之征，鼓橐之夫，倍賢于礦稅之使，計臣熟計而有慨于中，於是乎議給商，于是乎議餉軍，于是乎議開諸道之鑪，于是乎議通輪納之路，津津乎鞭指而泉流，日可見之行也者，雖然，多鑄易也，多鑄而閭且柰何，多鑄而官私混且柰何，多鑄而利不償費且柰何，夫壅滯之禁，何啻三令而五申，然而行錢之地有限也，毋論遠者，卽都門之外，不盡以制錢行矣，今令之征納糧稅，則銀錢兼收，市井貿易，則新舊

互用。亦可爲委曲以調之。而非其要也。錢法之視自不肯多蓄始耳。錢者年號以爲政者也。年號之不能

後天地而老也亦明矣。今試以開嘉靖之錢視萬曆

亦不必望其藏蓄但能嚴禁濫惡使制

之錢價奚若。而富者肯蓄多藏厚收以自爲困乎。積

錢得行民間所須未爲不廣

金以券人。逾日而息增。蓄錢以實藏。閱歲而必賤。彼

日惴惴焉更鑄之。是思惟恐錢之不化而爲鏹。而何

以行之。說者曰爲大明通寶可也。而非臣下敢言也。

無已則明下新舊兼鑄之令。而示以舊者之必復行

也。而可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第母太低昂其價而

多寡布之。新者十六，舊者十四，是或一說也。然而盜鑄不易防也。寶源之鑄式一孔耳。他有贗者，人故得物色之。諸道之鑪開而數十其孔式一而銅不盡一焉。銅一而火色又不盡一焉。金有白非銀也。銀有黃非金也。有識之者矣，而不識者多也。石火之所鎔必異于木火，榆柳之所鎔必異于槐檀，有別之者矣，而不別者多也。何也？所爭者微也。出孔多而作奸犯科之民，翳莽于深林，而鼓舫于大澤，行鄧氏之錢而人莫能詰也。詰之則駕言于他省耳。是上與下共擅此

棟也。而矧夫盜鑄者賤售。官鑄者不賤售。其寃也。盜鑄者必行。官鑄者必不行。不行則勢不得不隨之。俱賤。俱賤而所得者不酬其所費。則又可慮矣。銀爲母錢。爲子。曩民間銀一兩。值錢四百有奇。自水衡之錢日散于工匠。權稅之錢日溢于都市。而錢忽賤。溢其今且得七值于五百之外。是多者必賤之徵也。又况夫明益之以官鑄。而暗耗之以私鑄。驅而內之使賤。而尚云不惜工。不斲費。猶可行之。而必有利乎。五行之理。金無餘氣。鼓鑄雖廣。銅不加多。數月之間。銅將踊貴。以貴。

銅。而鑄。賤。錢。敝。固。可。立。而。待。卽。今。寶。源。所。鑄。贏。利。不。過。什。三。諒。爲。他。省。亦。復。如。是。若。使。銅。價。稍。增。錢。價。稍。減。卽。工。本。不。復。相。當。况。乃。廣。鑄。則。增。官。增。官。則。增。吏。增。匠。官。有。祿。吏。有。廩。匠。有。餼。不。待。駭。眼。榆。莢。而。衿。肘。困。見。矣。則。胡。不。罷。諸。道。之。鑄。而。一。其。權。于。兩。京。局。不。然。亦。乞。量。地。方。大。小。而。限。其。數。多。不。過。一。千。萬。文。少。者。三。五。百。萬。文。期。于。濟。目。前。之。乏。而。止。而。道。各。鑄。一。字。于。錢。背。如。勝。國。製。以。資。識。別。而。杜。奸。僞。仍。倣。國。初。當。十。當。三。之。法。量。鑄。數。萬。文。與。制。錢。相。輔。而。行。而。稍。

異其銅色。精其肉好。俾盜者不易摸擬。可以省工本。而通商賈之輕賈。第緝不可使之多。而孔不可使之旁出于他所。一責成于行在之寶源。而于以見人主獨操馭富之棟。或者其有賴也乎。嗟夫。聖王治天下。因民之情。與之宜之。不深強也。今民情不以錢幣。而以銀幣。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旁午。而積金之府。歲拓。明奪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強而行之。無乃藉青蚨以愚黔首。天下攘也。其亦有辭。夫惟捐積。積施恩惠。大盈不朽。蠹而公私之費自克。不然。雖萬

物爲銅無益于數已。

黃河濬塞議

世皆以防河譬防虜。是殆未然。虜。匪。測。而。水。可。測。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水也。信惡在。在于就下。就下者。性也。漲涸者。時也。順其性。乘其時。漲有漲用。涸有涸用。不得而違。不得而失。不得而膠。是之謂以水治水。其事半。其功倍。非惟無害。又可以興利。古黃河由大伾而東北。播九河。逆而入海。初未嘗道汴。奪泗注淮。如今日之河也。其所以道汴。奪泗注淮而南。非神工。非

人力。河由大伾東北行。歷千有餘年。有時淤。有時決。屢決屢淤。淤於下。大抵決于上。其道屢變。小變者不可勝計。而其漸東漸南。以致今日之河。則變遷之大者也。然而就下之性。固無改也。當其行正河。正河下也。當其旁決。正河淤高。旁決之地反下也。其決而復塞。淤而復通。捐金錢。勤丁壯。治得其道。亦獲數年數十年之安。瓠子以後。諸大役是也。禹疏九河。其道不然。不與水爭地。不以力强水。陂澤盈川。率因其勢。河之來也。夾雜淤砂。奔騰千里。大抵行建瓴之勢。則駛。

行平漫之地則緩駛則深制。緩則沙淤。大伾以下。地
 漸平漫。無復建瓴。禹因其勢。疏而九之。禹非不知水。
當時○天○造○車○味○故○可○順○水○之○性○下○與○爭○地○今○則○城○郭○
 合則駛而分則緩其勢之必至于淤而始且徐觀其
兵○境○都○邑○人○民○駢○集○鱗○次○難○神○禹○復○生○不○能○不○出○于○
 勢以聽其自淤。旋亦聽其自併。其併者洶涌奮迅以
堪○防○之○策○矣○
 入海而其淤者空黍空稌。以為民利。故冀土則壤上
 上。而所謂九河。久之亦漸歸于湮滅。今平原渤海之
 境。往往有九河故跡存焉。而儒者以為没于碣石之
 海。則闇于地員者之說也。禹跡既遷。殷都屢遷。漢唐
 決塞時勤。無改北流之舊。至宋而漸決于東。東多山

麓勢不能瀉而成川。已而漸南以合淮泗。以河之濁。投泗之清。固宜不旋踵而壅且潰。所賴上激于三門。中激于呂梁。下激于淮安。滿浦之石鋸牙。往往行數百里。輒一激之。使怒俾其翻騰跳躍。以入于海。而水由地中。彭城上下。皆幸而無沉濫之患。蓋地設之巧。與人工之補救參焉。其漸而沉濫也。河身高也。其河身之高也。水流漫也。其水流之漫也。由徐呂二洪之其書生之見也鑿無復衝激之力也。不激則淤。淤則高。歲淤歲高。遠者毋論。卽回視二十年前。相去殆以仞計。邳山一帶

鑿二洪之險

大抵深谷爲陵。挑濬固難措手。隄防力亦有窮。徒以水齧彭城。數萬之生命係焉。不容不竭力加隄。今隄高已與城等。而水漲幾與隄平矣。當伏秋時。即使多方防護。保無蝘穴。然而城中井水自溢。沈竈產鼃。人各求生。盜決不免。三山塞。塔山決。塔山塞。狼矢決。掃灣衝迅。形便勢趨。人力又從而加功焉。一番旁決。一番淤高。而說者曰。吾姑以人力塞之。俾就故道。行且自衝自深。不挑濬而河流順軌也。不知數十年以前。水由地中。偶爾一決。未甚高墊。此法尚或可用。今茲

又經幾決淤土又高幾尺矣。驅搏躍之水。衝二百里淤墊之河。沙壅而水力不厚。豈惟河不可成行。且更益之疾。談何容易。誠欲塞狼矢之決。必須挑徐邳之淤。調夫數萬。捐金數十萬。二百四十餘里間。淤者闢淺者濬。掃灣者取直。蕩然先具一受水之渠。而后可引之。使必趨。而后可以塞之。使不決。勞費不惜。惟斷乃成。然而一勞永逸。尚未可以若是幾也。人力所關。與河流自衝自刷者。終是不同。尋丈淺淤。全功盡壞。幸而成河。徐邳二百四十里內。其自狼矢三山塔

山而外。險要之處。徐州尚有房村。牛市口。梨林。舖李。家井。栲栳灣。靈壁有雙溝。曲頭集。睢寧有馬家。淺王家口。辛安。邳州有羊山。匙頭灣。張林。舖沙坊。處上掃灣。時上防守。此不決而彼築塞之勞。亦何年得了乎。且又安保徐城之必能無恙也。且夫治河以爲漕也。令狼矢之決。有梗于漕。吾不得不塞此而後朝食。今董家溝之糧道自若也。則是決而無害于漕也。無害于漕而其勢則舍高而趨卑。灌蛤蟆連汪。周柳黃墩。落馬諸湖。此皆蒼莽陂澤不爭之地。幸無城郭田

慮爲民災害。而又南北皆有山坡，受衍相屬，可省防守之勞。此地若幸成河，天假數年之逸，所懼北涇、洳河及南注直河口，水高運阻，咽喉不無梗塞。然而水勢不來則已，來必衝深，衝深必平暢。去歲渠流峻陘，漕輓空艱。今春三股通流，董溝更爲深廣，平湖直瀉，揚帆徑上，而漕反資焉。漕通一年，一年之利，亦詎非行河者一年之功乎？若慮北涇、洳河，則洳河地形原高，黃河漲時，山東諸水亦漲，先後不爭旬日，兩勢相抵，縱此能淤，彼亦能盪。慮在沂、薛諸水，自夾沙土而

山東萊蕪

亦○有○沙○土○且○諸○泉○之○軟○不○軟○

黃河倒灌於海亦在之不可不知者

來不慮黃河爲之梗也。所可議者前此估工儉嗇兩岸庠薄，緯輓有路，捍禦無力。若如高寶湖隄，大發金錢，增築高厚，自是百年永賴。非特捍黃，亦捍諸河。而今固未暇及此耳。數年以來，黃河屢決，屢塞，辦運椿艸，派夫派船，淮徐之間，民力竭矣。官法弛數，奸宄橫行，塞決工小，徵發尚爾愆期。挑河工大，支費將何措。河工帑貯，按簿則有，稽實則無。逋欠侵挪，往往而是。遼陽失事，借鑑者尚眈眈有欲炙之色。何處從衿肘交困，時索多金以供此大役耶。然則塞決固當緩。

圖挑河亦難驟舉。若果大挑黃河，亦當且留狼矢一
口以通水道，然後人可施工。不挑先塞，川壅而潰，殆
於不可。或曰：狼矢之決屢矣，往皆隨決隨塞。今云勿
塞，安有身任河防而坐視其橫決不治者？曰：此有兩
說。往年運道必經徐呂二洪，狼矢不塞，卽無運道。今
重糧之行，治河之難，惟是運期迫促，不克成事耳。既○泲河十五年矣，非運道何必○急於成功以出○苟且耶○不經徐呂無事，挽回舊河
是不必塞。往年河身未高，今數十年來，又經幾決，河
身日高，然而狼矢溝之窪下如故也。舍卑趨高，雖神
禹復生，知亦不易。必是大挑，是不可塞。吾非能保河

山狼矢汎入諸湖遂以成河永無淤徙之日也河勢雖下湖形空廣河廣流緩究竟亦淤然而非十年不變近亦可四五年今吾且捐諸湖以與河譬猶捐金幣以市虜市虜者乘餘閑以修內治捐河者乘暇日以治舊河舊河二百四十里大挑不能且挑龍溝一路見役徭夫若干旣無分派防守之事卽當驅集挑河無容坐食大約河廣二十丈深二丈上廣下縮相准每丈一百六十方鼻土登岸每方用夫四工水眼泥濘倍之舊河無鑿石開生之費夫數可以屈指每

夫自冰寒溽暑而外，歲可役三百日，每里一百八十丈，里數夫數相叅，寬爲之程，五萬人再歲之力，綽可集事。見夫不足，跨募克之不則，再遲一歲。河流不變，覺有餘日，又可漸濬展寬。但得督工府佐家事，視國終事如始，不賣閑不虛報，而司道以時覺察之。實夫實工，平以勾股，美以方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有司免調發之煩，帑藏鮮冒破之費，可以大寬民力而運事又無所妨。吾所虞者，成功不責于俄頃，則接管不止于一人心之不同。計將中變，此則議定請旨，要以

必成權不旁撓官必久任天下豈有不可成之事哉
河成餘力只宜展濶加深不宜輕易放水水由諸湖
若果安瀾無恙奚必勒歸舊河若其積淤變更別有
潰決之兆吾以所復舊河虛腹待之聽自乘漲衝豁
既無別路可趨不還故道其將安往此亦復舊河之
說也而事之難易力之勞逸費之多寡則差數相去
遠矣近見狼矢塞決先挑正河小渠塞既不成渠亦
旋壅鄰意直謂當于正河上口高築沙壩下口亦然
將挑先壩此不待言而沙壩取其易潰水勢無常△

笑豫定未潰則人力挑渠一潰則水到成渠挑濬有緒則聽其潰入頭緒尚早則防使毋入大抵湖不盡淤水不驟改一旦湖淤水改而吾有以待之待其自來勝于強之使來人之力一水之力千以水治水雖是老生常談然而此外必無奇也舊河復諸湖淤二百四十里之汚潦盡化腴田以益徐邳窮民民必富以增徐邳糧額糧必盈每見瀕河田土河淤水退其收數倍所謂因敗爲功轉害爲利此又治河以外之餘笑不淤旣幸有河肯淤又幸有田亟望湖淤恐不

驟得河復其故。糧增其漸。此時諸湖既已淤高。黃河不復決入。赤蘭樊口諸處。似省修防。一股單行。併力衝刷。河身必深。河患漸少。謹守南岸。如三山雙溝歸仁一帶。以護陵寢。而黃河無復事矣。後來變態。或未可知。要于百年之安。必可保任。此之不爲。而人與水爭力。河與城爭地。明塞暗決。此塞彼決。以有限之錢。填無窮之壑。期欲速之效。圖不就之功。民窮財盡。大役更興。天下事有不可知者。從來悍民首難。多在徐淮。此不可不深長思也。或曰朱旺口不塞。楊大司空

執其咎。今又置狼矢于度外，奈何。曰：朱旺不塞，不爲失計。于祖陵初無涉也。自淤自塞，究竟未嘗以人力勝之。司空裁抑諸璫，乘機讒構，此不足鑒。當時河出朱旺口，彭城水患却幸差緩，惟是泃河未鑿，而重運之灌輸無他虞矣。曩日者因泃棄河，河不治，不治乃決，則崇在泃。今日者有泃濟運，運不誤，不誤則聽其自決，而吾可徐爲之治，則利亦在泃。利與害固相乘相準矣。準利害之重輕，乘漲涸之消息，而人事須急轉之機會自來，趣舍勿諉，寧巧而遲，毋寧拙而速。河

成而財不甚費。河順其性。民亦安其生。眼前論功。雖無可紀。實心爲國。得筭滋多。朱旺口決時。大浸延于三省。諸司會議。各欲保其境土。庇其人民。聚訟紛紜。疏塞迄無成議。今徐邳一家也。挹此注彼。水利水害。楚失楚得。從長定計。一獨斷而可成。其事易于往年。可以決排。惟意大省水衡錢鉅萬計。而直爲此炭也。

山海關西虜撫賞議

議得虎墩兔愁撫賞。舊在廣寧一帶。廣寧棄而山海

關東四百餘里之地，蕩爲飛鱗，我與憇邈不相接，安
所從索賞於我，乃茲議其撫賞何也，憇雄長於東北，
我不撫，奴將媾焉，夷與虜合，我益不支，難一，又目今
朶顏諸部皆受撫去，憇貪漢物，我不往撫，彼亦且來
索，而我不暇拒，難二，故不若因而用之，職是以有用
夷之疏也，然而職所謂用憇者，非教獠升木，開其需
索之端，恣其谿壑之欲，如金繒歲幣之謂也，又非漫
聽撫夷猾弁，私構近邊小酋，巧立名色，多方恐喝，非
惟內誑督府，抑且外誑憇酋，我費其什，憇不得其一

我之通官○彼之賂酋○彼此相誑○誠

者也。固將用肯綮之人。如王世忠者。直入懸庭。交闕閼氏。教以自固之策。激以事奴之辱。動以復仇之誼。歆以興滅之名。彼雖犬羊。亦有血性。婚姻仇怨。理所不忘。而就中又以撫賞啗之。使必搖尾而來。故撫賞者。吾所必用。而非所專用。且爲恢復廣寧。縛獻孫得功。而用。或功有可錄。而酬以示信。或情已畢。見而犒以爲招。非無端糜至塞下。而傾儲給之。如今日之所云者也。有廣寧則還以廣寧之賞。無廣寧則吾之賞。抑有何名。賞之費。又惡從出。令我失廣寧之地。復任

廣寧之費無論我實不堪乃愁舊負協助廣寧之約
今無恢復廣寧之功無端而挾百萬之賞誰教虜爲
是者不亦大可訝乎今云斟酌於新舊之額歲費約
百萬亦太多不可爲排
錙百萬再四商確似不容嗇則是督府已有成數本
兵已有成議事机呼吸閫外之計其誰得而遙制焉

然而既尋廣寧之賞當傍廣寧之額總之不離舊額
者近是吾母狗諸弁之說擇人而使與愁面自講折
以廣寧之復與不復決撫賞之行與不行渠發兵而

王濟字之設亦然

復我廣寧我分軍合營守之如古戍已校尉賊來爲

我打圍。師出爲我犄角。吾論功而旌之。金帛。或計口而給之米布。譬如內地調募。庸獨無費。悉所不吝。而不然者。尺寸之功未據。膏血之吮何窮。卽今十萬百萬。已屬難供。況有明年後年。又將何繼。沃焦奚益。歲幣傷體。不俟借筋以畫。而後知其不可也。今天子宵旰東事。非靳幣也。幣發而用之於邊。有當有不當。則督臣任之。譬如碁奕。爭一着之先。如職前議先机一着。情有所必揣。机有所必應。乘其未動。誘之以戰。勝拓地。而賞楮施焉。彼自報仇。彼自禦侮。吾因其勢。

而導之。出我漢物，用爲表餌，以鼓舞其間。人不必有定額，年不必有定例。一切緩急厚薄，我皆得而操其權。是中國常尊，而諸虜爲我折箠使也。不然而聽狡弁之瞽說，乘危要挾，撫賞驟增，名曰歲額，將來彼虜視爲應得之物，受之不思，裁之卽怨。置豺狼於肘腋，信信而起，又何以善其後哉。今天氣尚炎，慙素驕貴，戀巢不出，必未擁衆臨閔，諸弁講賞，必是小酋貴英教之，指一科十，乃是從來宿弊。謂宜乘其未來，先往講折，與慙覲面，理論情通，使知曩日之講利，歸羣。

部。今。日。之。講。利。歸。虜。主。富。弼。之。說。契。丹。用。此。道。矣。而
又。使。知。曩。日。撫。賞。濫。惡。相。欺。今。茲。撫。賞。實。堪。嘆。着。卽
使。稍。裁。原。額。渠。亦。以。爲。望。外。之。恩。而。况。我。固。厚。之。有
不。感。激。報。効。者。乎。然。後。相。與。訂。盟。鑽。刀。說。誓。旣。誓。之
後。永。堅。無。改。縱。使。從。征。不。贍。但。令。保。塞。有。餘。此。數。十
年。之。計。也。總。之。費。不。在。鉅。在。於。常。机。如。謂。奴。餽。金。銀
無。笑。我。非。多。餌。不。能。使。爲。我。用。不。惟。堂。上。天。朝。無。與
奴。爭。媚。爭。獻。聽。命。於。胡。雛。之。理。卽。奴。氣。驕。志。滿。亦。恐
未。屑。媚。慙。釋。憾。爲。近。交。遠。攻。之。拙。也。職。以。爲。今。日。者

朝廷毋靳百萬之帑。爲異時憤事者口實。而督府斟酌机宐。亦毋輕信諸弁而輒擬歲額。以爲諸虜異時之口實。且仍用一肯綮之人。以徃。而不然者。寧儲之以爲軍實。與經略秣馬飽士外。固守而內修恢復之令。意者其有益於國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叅聞

丘中丞奏疏

疏

丘禾嘉

鎖合投降疏

投降真夷

題為投降真夷事五月二十六日據西協副總兵都督同知張洪謨稟稱本月十八日該本職至沙河驛

面商黃副將共同責差本營降夷紅旗把總朱友才
并該將夷丁馬代等督同節次投降真夷李浪兔等
共一十四名於二十日從三山營地方大古路口出
境偵探夷情去訖已經塘報外今於二十五日有前
差降夷紅旗把總朱友才等從本路進境稟稱哨至
境外離塘約有五百餘里地名陶墩兔探得住牧夷
官鎖合兒打哈喇等係滾吉侄男男婦共約有一百
五十餘名引領已過盤嶺才等前來報知又稱據投
降夷官供稱尚有夷官東半并東半旦兒卜得仕等

三名見在老河北山住牧。俟各夷進境安插。仍令各夷前去宣諭招撫等情。稟報到職。據此看得西夷絡繹來降。實天使歸順。且不煩一矢相加。將來盡入我之樊籠矣。但事關真夷投降重大。本職未敢擅便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批降夷必爲我用命。方可收置牆外。請旨定奪。該協卽委的當官細詢來歷。此後應作何安插。詳悉報院。乃爲具題。事干夷情。未可草草。仍同黃協商之。速速去後。隨于本月二十九日據該協張弘謨呈同前事。先于本月二十五日據朱友才等

遠哨接獲投降夷官鎖合兒哈喇等。隨帶部落男婦共一百五十餘名口。引領已過盤嶺緣繇業經稟報。訖。今于本月二十七日據報各夷從三山管大古路口進境。該本職會同中後所黃副將商確。卽捐資備帶牛酒布物。親詣該堡。隨喚各夷羅于帳前給賞。逐名點過。精壯夷丁呵都庫等四十二名。夷婦六十口。老弱男婦四十三名口。以上精壯老幼男婦共一百四十五名口。俱一一隔別訊問來歷。以防狡詐之情。當據夷官鎖合兒哈喇等。供稱原係義院口食賞屬。

夷從來忠順天朝，不意東奴而犯將我等，趕逐無路，並未隨奴作反。今因失離巢穴，情願投進，看邊報効。各供相同到職，據此看得西虜勾奴入犯，罪惡已不勝誅，卽有來降，固無容撫之理。矧狼子野心，真假難料，豈安收置內地，但見各夷窮無所倚，略似人形，如前果投奴，隨束豈無衣無食，若此猶甘凍餒，今攜妻孥子來歸，其情似真，誅之誠爲不義，恐絕後來之望。卽欲逐之，又虞驅之歸，奴添其羽翼，計今莫若收一夷實少，一夷之患且不煩一矢加遺，不必動需功賞。

寧非中國長便勝剽多矣。况馭夷操縱原自有法。權
空置之邊外住牧。徐窺其隱。密察其情。如有真心。可
用爲我鄉導。將令出哨殺賊。攻其不意。倘或不爲我
効用。別生戎心。則誅之亦何難。是彼旣入我之彀中。
安能出此牢籠也。今將各夷安插三山營邊外。令其
坐口看邊。出哨更可念其窘迫。比照小團山見今屬
夷米布之賞。每名月例。茲或量減。止給青布二疋。白
中布三疋。米三斗。以爲各夷餬口之資。內有不足。聽
其自便採柴砍木度活。俾各夷咸知天朝有神武不

殺之仁，體上帝好生之德，倘或傾心報効，未必無小補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受降如受敵，自古慎之，況東西二虜，合併以叛中國，何家不與，而欲撫之乎？臣履任來，所以一意剿殺，不時出塞，斬獲頗多。今離墻五六百里，移帳遠徙，未必非剿之之效也。惟是二三百夷，從奴則力有不及，歸順則懼我王章徘徊失路。拚死來投，以鳩形鵠面之人，携妻挈子而至，量無他意。臣特令處之邊外，協臣張弘謨，諫給以坐口屬夷撫賞之半，似亦可行。然而臣之意，實不在此，卽協臣

容有未知者。用兵一道。必先了敵人之情形。乃可制勝。今試問諸將。奴酋近日作何勾當。其前日捲甲而西。半途而返。委屬何故。有能言之者耶。三十六家既云住牧遼河。其出沒喜峰青山之間者。誰氏之部。果遂無陰相往來耶。誰爲謀臣。誰爲猛將。卽有種世衡行間之智。亦必預知野利天都。今可按名而數耶。其導之者何人。窩之者何地。聚族而謀者何途之出。有能先知而夙戒者耶。若無一焉。祇憑哨馬爲耳目。恃騎射角勝負。以文章誇勝略。臣未見其得也。知夷莫

若夷飢附飽。颺雖夷之常態。而察龍養虎。夫豈異人。臣於此中。思以夷致夷。卽寓以夷攻夷之法。所以盡使收之內地。良有深意。亦欲借此得如上節目。顧用之何如耳。往日撫賞。徒示羈縻。無絲毫益。若以今日之遼行撫賞於駝喙之後。或可得其死命。不則有古人之服舍。叛誅一法在。又何愛焉。雖然。非稍假便宜。抑或奉行不當。臣寧爲刺。毋爲撫。蓋學高仁厚之擒阡能。羅渾。擊而不得。不如學閉關謝西域者之爲愈也。

備陳遼事疏

遼事

題爲遼事漸難支持、邊臣漸難展布、僅將臣所親嘗
爲 皇上歷控、乞賜裁察、以便後人肩承、以無虛時
日事、臣自崇禎三年八月履任、經今十一個月、寸疆
未復、愧歎無地、何敢再言、然臣有真苦而不敢陳、事
有當商而不敢議、臣之苦卽後人之苦、今之事卽後
人之事、是又不容已于言者、值夷虜猖獗、軍需匱缺
臣力持憲法、嚴禁驛騷、清查逋欠、遴補逃亡、雖買馬
造甲賞功等費、未能請之該部、而營伍整飭、漸次改
觀、出塞數番、頗多敵斬、遼人久經驕縱、不無忌臣嚴

急然賢者不乏與之言忠義言節省竟有體國奉公
厲兵秣馬不墮惡習者臣喜以爲人心可用自此西
酋遠徙東虜不敢南窺物力稍辦便當進取遂營倉
廩以蓄糧糗舉屯鹽以裕軍儲備車牛以資轉運修
墩臺以明烽火搜廢鏡以須戰守而又議省閔寧入
防主兵本處坐糧之半以節糜費先事夙戒一日而
爲數年之慮如倉廩一項費六七百金悉追自前人
吐棄者車與墩臺各營自造皆不費朝廷錙銖屯政
初行民多不便臣委曲開導無不願納計今秋可徵

米豆四萬餘石。而鹽政則與諸商當堂往覆二斗五升之舊例變而爲三斗一升二合。若今歲豐收明年粟賤當不止此。兩項計可增糧九萬有奇。其營制在關外者臣謂不必紛更。止宜去甚。每營削去餘哨。而以其禱占悉改正兵。如握奇營自臣衙門以及中軍旗鼓巡捕賞功等項官員之役于焉。取給往時常至六百名。臣一切裁汰。止存必不可已三百。改糧于王弘化一千五百之標營。令弘化與握奇營遊擊楊振各練精兵一千二百以待戰。臣見度支稍訕卽宣諭

聖明愛念邊士，與計部諸拮据狀將士亦爲感動，所以向雖壓欠兵自不譁，又諭諸將當此艱難譬如家人父子同心禦侮，寧計有無？又譬子弟之爲父母省得一分，做得一事，寧遠德色。今年南北亢旱，儲糧爲急，臣悉心料理，意欲以今歲之所餘留來歲之用，而臣之行愈苦，所謂無米之炊亦岌岌乎不繼矣。戶兵工三部每歲輸遼，悉有舊案自去歲至今，臣無分毫強聒，所以遼人不知，猶有奢望。卽裁一官清一餉減一無馬丁之二錢，不知費盡幾許唇舌，猶時時責備。

臣之所以難也恢復一節本待薊鎮堅完求還舊額

乃堪舉事自知增兵增馬徒煩紙墨是以未敢申論

撤東江亦省河費第一詳

撤東江一疏亦竟無人照管戶部且云復金之議方

堅臣何能爲今防援修築儘多可議去冬謁樞臣于

關門曾爲拈及每望中朝當大款節稍爲斟酌略使

有餘容臣等收拾遼土仍爲強遼實遼則進可當恢

剗守可備緩急而今已矣孤峭之人不能自持其嚴

急之性惟見療毒者常於初起時剗破可殺其勢日

漸平復不知一剗而病者不耐且有代爲俱者矣今

雖去位不忍終愬願忠計諸臣一過聽之四衛寥濶
似不可幾倖海嶼渺茫似不可留兵屯凌工成似宜
審機待時酌量彼已不可輕進廣寧義州見有減郭
似宜速圖入踞無以資敵臣言賊墮之便不能復若
據之患且在腹是九城之憂也若夫遼事掣肘當一
其權遼費不支當足其用遼官太冗當停其選遼將
太驕當鋤其色遼兵堪鼓當作其氣臣東江初疏原
未發抄請下廷議臣十一月來學古聖獵較之義期
化虛爲實轉怯爲強如馬頭諸捷未嘗不叙及諸臣

爲賀臣復書云借此壯軍聲則可遂日擒奴滅東全
未全未嗟乎斯言豈第爲一時情事而已乎臣識淺
胆小不能跨步然猶以身後之痛癢總總爲國手告
政使針砭無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犬馬爲
主之愚忱也

夷性無常疏

虞置降夷

該臣于六月初二日題爲投降真夷事奉聖旨夷性
無常投降豈足盡憑據報稱精壯男婦又云略似人
形卽此尚自矛盾何況察其隱情丘禾嘉旣欲以夷

戎夷又云寧剿毋撫亦未確有定見雖安插邊口與
收入內地不同然往時受質屬夷潛作奴導堪爲前
鑒這本內事情該部還與樞輔詳酌具奏不得易視
輕信致有疎虞欽此仰見聖明防患之周計在事諸
臣凜凜欽遵臣卽往南可無慮矣第滾吉侄兒鎖合
兒等帶老弱一百四十五名口來降以爲誅之恐絕
後來之望逐之又虞歸奴莫若收一夷實少一夷之
患且不煩一矢不須功賞更覺勝于剿殺而又僅安
邊外徐窺其隱此協臣張弘謨之議也以夷致夷卽

寓以夷攻夷之法明使其作我外藩陰用之通我耳目再假便宜使臣等另出手眼有一番作用得二虜情形以圖制勝此臣之議也弘謨議正臣故因之臣議奇雖弘謨恐不能用臣竊謂既欲爲朝廷肩此大事何得不慨然以身任利害所以有前疏終又恐有隔膜未信者故于疏末亦復爲寧勅毋撫以破群疑非敢不確也語曰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中變化生心儘有不能誨人處緣彼時臣未移南閩後得報卽手書黃副將降夷無臣恐難用以後

便已之而不收之意決矣續至六月十九日接弘謨
稟爲哨探夷情事內稱有劉國元帶同前投真夷阿
角克等哨近老河瞭見夷人住牧隨藏馬林內角等
直赴夷營初時各夷甚驚據山吶喊角宜諭天朝大
恩各夷望南叩首皆願來投今有夷官束伴旦兒帶
領卜打什力哈素等部下好人七名先來討信該本
職看得各夷俛首伏降實出朝廷威福所致卽本職
備極苦心總不過爲封疆起見不意前收之夷明旨

見疑部咨閣部查議胡敢再收自取多事但念各夷

夷部好人卽與中則通事相合者

既來不便驅阻應否撫恤合請明示等因到臣本日
又據寧前道呈前事該臣批以夷致夷卽是以夷攻
夷著數本院籌之熟矣非本院不能爲卽付托恐未
必如意今本院旣陞無貽此不了之公案一切請命
閣部應行應止遵閣部行蓋此等邊情關係重大前
人。謙。而。欲。後。人。任。文。臣。議。而。欲。武。臣。任。甚。如。今。日。撫
臣議而上之欲貽爲樞輔任非惟見各不同徒煩議
論止恐剿撫無據推托互乘何如一刀兩斷除鎖合
兒等已安插邊外以後一意勦殺一名不收之爲得

也臣因此竊有慨焉。封疆上事求可而功求成。平心相質者能有幾人。記臣在開平用降用叛得灤永真情事事以爲之備。卒能以三千殘卒收克復之功。而丘。抗。與。桓。勳。有。異。同。此。疏。極。言。常。收。津。夾。口。又。恐。身。讒。臣。者。已。無。不。至。是。時。臣。孤。立。惟。知。辦。已。事。不。顧。人。去。之。後。收。夾。有。三。心。胎。將。來。之。罪。口。繁。其。言。可。以。感。可。以。嘆。可。以。誹。粗。能。把。定。若。身。先。去。而。以。用。降。用。叛。之。句。貽。後。人。一。不。當。臣。之。歎。亦。已。久。矣。

回奏遼事疏

題爲遵旨具奏事。崇禎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爲遼事漸難支持等事。該臣題前事本月二十一

日奉 聖旨丘禾嘉疏論遼事自述料理多端知道了、本內四衛海嶼屯凌廣義等處進止機宜條奏雖多未有確議屢諭部臣邊臣從長商酌還著諮議畫一具奏據稱撤東江疏無人照管是何說還明白奏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又于七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徵臣巡歷抵永等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道直題前事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巖疆與虜爲隣狡謀叵測非繕修要害訓練雄赳哨探嚴明甲仗堅整何恃無恐據奏關外情形實備依然未

餽私情互致猜嫌、將年來任用諸臣申誠屢旨、漫無省惕、分憂共命之義何在、至屯凌修築勝筭、空周還者、樞輔及該撫速遵前旨、確畫具奏、其餘亟應修舉事宜、該部酌議速覆、欽此、欽遵、併咨到臣、該臣恭繹明綸一則曰、屢諭部臣邊臣、從長商酌、還著諮議畫具一具奏、再則曰、還著樞輔及該撫速遵前旨、確畫具奏、仰見皇上注意危疆、雖臣以庸愚招罪、猶不遽棄、臣卽捐糜、從何補報、顧今日之事、謀者不必任、任者不敢議、如臣撤東江一疏、不過畢臣之愚、舊樞臣

卽叅臣脫卸中間果有一語爲脫卸地死有餘戮臣
固無有也。因心傷經撫不和皆起于議論不合。臣何
必以空談債事自是沿海爲家橫豎立局。臣皆唯唯
雖然。臣所不能知與力所不及到迄于身將隱矣。猶
往來於胸臆間亦以在遼而不策遼與去遼而聽誤
遼皆負。皇上爲罪滋甚。故有前疏。姑就臣議一剖
陳之。臣謂四衛不可幾倖者。今築右屯。非借爲發軔
鼓行而東者耶。以島取金旅。覷蓋窺海。奴卽腹背受
敵。然而水陸懸殊。人自爲政。勢難湊合。水師果進遼。

未必能應遼。或可渡水師。未必如期與治。雖除島心
未一。取與守政不易。故曰不可也。臣謂海嶼不可留
兵者。自增鎮東江。費已無限。雖有存屬國接難民之
小利。然泥沙我膏血。草菅我性命。得失孰多。是安全
師歸遼。使先收廣義。而後水陸交練。揚帆策馬。兼道
並馳。仍不失爲用海。卽恐一旦鮮折。入于奴。姑留一
枝塞鮮險要可耳。何又散處各島。不得其用乎。至于
城凌河一事亦丘擬之所不欲爲以接濟艱難也
屯凌工成。似乎可進。顧右屯勢處南偏。去柳河尚百
八十里。地平行。能致虜不能大創。增兵增馬六十萬

之費無所從得。城建而後必有謂大勢旣立，斷無容縮頸爲踈踐者。斯時不進則曰觀望，進則登旅遠，不可邀海濤杳乎難卽，虜或以輕騎出廣寧躡其後，進退何據，恐意中成畫又歸盡餅矣。何以言廣義城郭安圖入踞，賊之襲張磐于金州也。以河東之地皆已所有，不容斡睡，故襲之。其棄廣寧也，力或不贍，又吝不忍割以予西賊，故棄之。設有道之者曰：爾且姑以處束不的，猶外藩也。西虜入而我將奈何？夫入城猶蝸殼也，出松錦始另有天地。我從蝸殼中使人踞其

外將乘人乎抑人乘我乎謂賊必不踞不墮謂我可乘其分以爲利卽踞之墮之可臣愚未解也臣竊窺東方大勢必在廣寧故妄意撤東江以爲不煩措餉而得三萬見在之兵机事便可立就及旣定登撫乃疏請還閑寧舊額以一切練兵選將聚草屯糧買馬繕器一如馬隆取西涼聽臣所爲勿多議以廢時比勿虛喝以啟戎心內外相成事事爲備爾乃馳入廣義踞其壁壘虜覺來攻漢幟已立矣以三月聚糧守之擊其惰歸積漸而往可得志也凡兵能制人者首

地利。地利得則進有依，退有據。不然雖背嵬萬騎，遠能橫行匈奴中乎。若屯凌修築，開壕塹，立寨柵，自是眼前急務。樞輔言衆議未一，祖大壽力以身任，遂覺三軍俱有猛氣，其權變審也。臣去位之人，深慚出位兩蒙聖問，閣筆再四，不敢不以所見上聞。伏惟皇上矜其無知，免其罪戾，臣愚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